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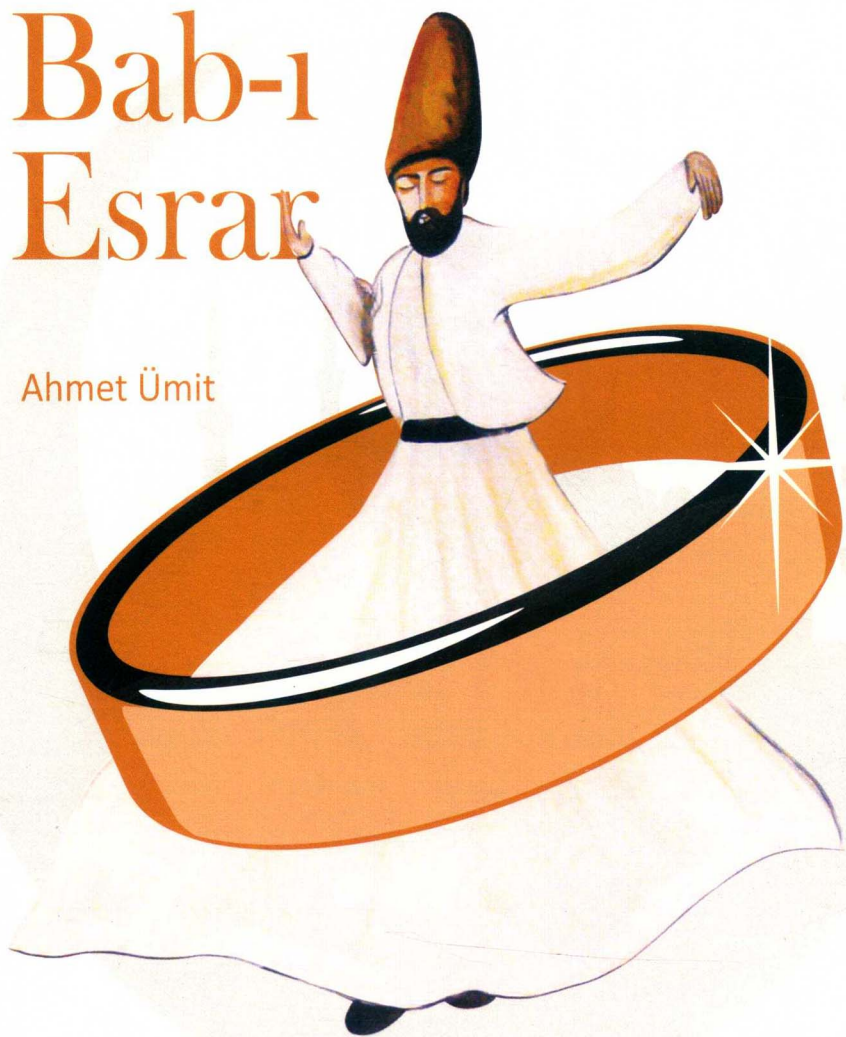
托钵僧之门

〔土耳其〕艾哈迈德·于米特 著

陈莉莉 李晓曦 译

Bab-1 Esrar

Ahmet Ümit



新丝路文库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一条不容低估的文学带



托钵僧之门

【作者】 阿拉伯·托钵僧

【译者】 阿拉伯·托钵僧

Bab- Esrak

Arabic Novel



阿拉伯·托钵僧

阿拉伯·托钵僧

阿拉伯·托钵僧

托钵僧之门

[土耳其] 艾哈迈德·于米特 著

陈莉莉 李晓曦 译

Bab-ı Esrar

Ahmet Ümit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托钵僧之门/(土) 艾哈迈德·于米特著; 陈莉莉, 李晓曦译.

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8. 4

(新丝路文库)

ISBN 978-7-5321-6531-5

I. ①托… II. ①艾… ②陈… ③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土耳其—现代

IV. ①I37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3875号

BAB-IESRAR by Ahmet Ümit

Copyright: ©2008 by Ahmet Ümit.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Kalem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5-202号

发行人: 陈征

出版人: 张翔

策划: 曹晴

责任编辑: 望越

封面设计: 周伟伟

书名: 托钵僧之门

作者: (土) 艾哈迈德·于米特

译者: 陈莉莉 李晓曦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刷: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×1000 1/16

印张: 28.25

插页: 2

字数: 347,000

印次: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531-5/I · 5208

定价: 68.00元

告读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12-52605406



新丝路文库

编委会

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冯植生	张晓强	林洪亮	高兴
曹德明	蔡伟良	薛庆国	穆宏燕

致 谢

献给我亲爱的长辈泽伊内普·巴沙与穆罕默德·阿里·巴沙兰，并致最深切的问候……

谨向下列人士致以本人的无限感谢：苏赫拉·乌切姆·莫里西和雅斯佩尔·艾德温·莫里西，他们在我写作《托钵僧之门》的过程中帮助我了解伦敦；比伦特·伊尔迪兹和札兰丁·卡拉，他们为介绍科尼亚给予了无可替代的帮助；艾尔可·逊克逊，她为我讲述了诸多有关与土耳其人共同生活的弥足珍贵的奇闻轶事；M·赛义德·彻雷克奇奥卢叔叔和奥克塔伊·奥库克切，他们为使我理解当今的梅夫拉维信仰提供了有益的帮助；奥古兹·阿塔别克，为我提供了许多保险行业的重要细节；菲根比蒂里姆，他对本书及我几乎所有的小说作品都毫无保留地提出了批评，还有安娜·玛利亚·阿斯兰奥卢、凯末尔·科查克、埃尔汗·切基奇、厄兹勒姆·切基奇、埃尔丁·切基奇、阿里罕·阿尔达、戈克钦·埃斯拉·博都罗奥卢、布拉克·博都罗奥卢、哈桑·居曼、艾罕·博茨库特、侯赛因·乌兹克里克、埃里克里巴巴文化协会之家；我的妻子维尔丹·乌米特，创作本书时我在土耳其国内国外的旅行她都陪伴左右；我的女儿葛尔·乌米特·葛拉克、葛尔坎·葛拉克和鲁兹戈尔·葛拉克。若非有他们不断的支持和鼓励，本书不可能完成。

这个世界是一个梦中之梦。

——印度谚语

石头上有血，天上一轮满月，花园里弥漫着泥土的香气。那些树在晃动，在一股令人不安的寒意之中晃动。正是冬日玫瑰蓬勃生长，水仙盛开的时节。七个男人出现在花园里。七颗愤怒的心，七个被仇恨扼制的灵魂，七把磨得锋利的尖刀。七个被诅咒的男人踩过空地，把花园的寂静割裂为七份，向着受害人被发现的那扇木门行去。

石头上有血。花园中弥散着一种瘆人的寒意。只有满月在注视着这场谋杀。月光穿过高挺的白杨树的枯叶，没有困惑，没有恐惧，没有一丝战栗。七人中最年轻的那个轻敲了下门。最年长的大声唤着里面的人。对着走出来的这个人，七个男人齐齐将他们的利刃刺入了他的身体。

石头上有血，男人们的心中是仇恨，满月里是一片深沉的宁静。远处的某个地方，一个婴孩在啼哭，其中一栋房子里，一个婴孩正扭动着身体到处爬。一个娇柔的少女躺在远处荒野的什么地方，女孩的身躯正在泥土里慢慢腐朽。当七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将刀刺入那个男人的身体时，女孩在她的坟墓里痛苦地扭动着。一抹微笑在她的脸庞上展开，即便是死亡也不能将这脸上的力量抽干。当七人中最年轻的一个用力将他的刀插入的时候，最后的一口气——直到此时一直郁结于少女喉间的最后的一口气，随

着一股疾风呼了出来，仿佛一声释然的叹息。

石头上有血，七把利刃撕开了七道伤口，从中喷射出七股红流。七次震颤摇动了这个男人的身体，当他们将刀子用力刺进去的时候，七次震颤传遍这七个人的身体。但是那个少女在地下的身躯却不再颤抖。此刻，正如女孩的身躯无声地躺着，她的上方也同样寂静。仿佛这是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。有生命的，死亡的，万物俱寂，一动不动静静地躺着。石头上的血静静地躺着。月亮被淹没在石上的鲜血里，静静地躺着。高挺的白杨树，生机勃勃的冬日玫瑰，怒放中的水仙，弥漫着大地芬芳的花园……有生命的，没有生命的，万物俱寂，一切都被那块石头上的鲜血遮蔽……

“……一座城市就在我的面前从大草原上兴起”

飞机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始下降了，可是这并不足以缓解我的焦虑。我深知，即使落地了，这种悲观情绪也不会忽然就放过我。我本就不想到这儿来，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一切归咎于那个好管闲事的男人，那个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主管的男人——西蒙。他的理由是我会说土耳其语、了解土耳其人什么的，再有就是这个案子太重要，不能随便交给什么人处理。我们说的是一份三百万英镑的保单……然而此刻，我诅咒自己对土耳其人的了解，后悔曾经到过这座城市。我恼火地叹了口气，却也知道叹气无济于事。我对自己说：至少这个国家于我而言并不陌生。六个月前我去巴西的时候对那里一无所知，但是也设法应付过来了。不要再去想了，只要一头扎进去认真工作就好。我低头看着膝盖上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数字。那些数字也回看着我，希望我开动起来。于是我就开始了。我扫过保单上的数字，试着计算出雅库特酒店的火灾可以得到哪几项赔偿。可是计算过第二遍之后，我又开始神游了。没有用，思绪四处飘散，我根本无法工作。我把笔记本电脑关掉，重新装回电脑包里。弯腰把它放到座椅下方时，一个想法忽然冒了出来：这样折着身体会不会伤到宝宝呢？不过这种想法很荒唐。它还不到两个月，甚至几乎称不上一个婴儿。不管怎么样，

我打算一回到伦敦就好好照顾它。无论如何，我还是迅速坐直，担心对宝宝不好。我的目光与坐在我旁边的中年女人相遇。从我们登机的那一刻起她就一直很想说话。我从哪儿来……我到哪儿去……我是谁？但是我没有心情和她聊天。我连一个笑容都挤不出来，只是别过脸去看向窗外。

天空很清澈。一轮猩红的太阳正在地平线上沉落。在我们下方数千米，一簇薄云铺展在深褐色的辽阔大地之上。没有树，没有河，一马平川，巨幅的辽阔土地。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是与父亲乘坐巴士穿越这些土地的。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吗？或许时间还要更长些？那时候没有到科尼亚的航班，所以我们降落在安卡拉。然后是四小时的汽车旅程，穿越这片疏疏落落仿佛没有尽头的大草原，直到忽然间，在那永恒的褐色平原的中央，没有类似于山峰或溪谷之类的东西，一个奇迹出现了。一座湖，洁白纯净有如大风翻掀的雪。

“爸爸，那座湖里有鱼吗？”我问。

他将漆黑的眼睛转向那片纯白的湖水，回答道：“恐怕是没有，宝贝儿。那儿没有任何生物。不过那里有一些生命非常需要的东西：盐。”

我那时候是九岁吗？还是更小？母亲没有与我们同行，只有父亲和我。在那片平坦的漫漫平原上待了这么多个小时，我已经快要无聊死了。

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那儿啊，爸爸？”

父亲笑着用手蒙住我的眼。

“你默数到十二。”他说。我数了。当他把手拿开的时候，我们正站在路的尽头，一座城市就在我的面前从大草原上兴起。

我惊呆了，满心敬畏地看着父亲，问道：“你是魔术师吗，爸爸？”

他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亲。

“我只是一个属于这片土地的人，宝贝儿。”

在父亲抛弃我们之后，任何关于他的记忆都只会使我的心绪更加纷乱。然而在那些岁月里，他对我有一种奇异的影响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他是一个清瘦的男人，不过个子不是特别高。在他修剪得短短的沙褐色头发和窄窄的额头之下，卧着两道与其相配的眉毛，一双大眼睛宛如硕大的黑葡萄，窄细隆起的鼻梁，还有一脸赤褐色的络腮胡子，里面夹杂着犹如撒上去的银光。而不论他走到哪里，那张瘦长的脸上总是带着他那抹习惯性的忧郁。虽说忧郁并不是一项适合大部分人的特质，却不知怎地只是让父亲更添吸引力。母亲曾为此疯狂。她会吻着他的唇，说她从未遇到过另一个男人与痛苦和忧郁如此地契合。这话必定让他感到尴尬，不过我记不真切了。他瘦削、苍白的脸庞，还有那双黝黑眼眸中的忧郁，然而……那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，虽然将这一切遗忘是我最想做的事……因为我的父亲，没有任何解释，就那么离开了我们的生活，竟然与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。所以，不，我不愿意记起他。此刻，为了驱逐有关他的回忆，我从窗外拉回视线，转过头重新直视前方。那女人窥探的眼睛仍旧盯着我。这一回太过让人不舒服，我没有将视线再转向窗外，而是直接闭上了眼，凝神听着飞机发动机的声音。要是能摆脱这种焦虑就好了。我试着将脑海里的各种想法清空。关于那个在我身体内与我一起度过分分秒秒的孩子，关于我的父亲和这座有违我意愿而来的他的城市……我想要摆脱我的过去，摆脱这一天，摆脱未来；想在那纯然的黑暗中，那最深沉最宁静的睡园里，迷失一会儿；想将我的身体、我的思想和我的心放逐于虚无……

“她叫凯伦，不叫金雅。”

就是在那一刻，我听到了那个声音。一个男人的声音……轻柔，温暖，情深款款。起初我不明白那声音在说什么，于是我尝试摒绝周围所有其他的声音，只聆听那个声音。它听起来像是在抱怨，又像是一种友好的责备或是带着爱意的训斥。我听得很清楚，绝对无可怀疑。

“金雅……金雅……”

我吓了一跳，忙睁开眼睛。我瞥了一眼坐在隔壁的女人，但是她已经不再关注我了，两眼盯住上方的屏幕，也许正在想弄清我们何时会降落。我困惑地转过身。后面的座位都是空的。我又重新面向前方……坐在前面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和她的男友。身边没有人会喊出我的名字。我一定是在做梦。可是我何曾睡过呢？一定是我闭着眼睛的时候睡着了。

“金雅！”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但这一次是来自我的记忆深处。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唤过我了……自从父亲离开我们之后就再也没有了。而曾经这样叫过我的人也只有父亲和沙阿·尼西姆——父亲的朋友，灵魂伴侣，也是最终生生把他从我们身边夺走的那个男人。用他纤长壮硕的身体，遒劲有力的手指和窄长的脸。他那双金色的眼睛总是脉脉含情……至少我所记得的他是这样的。若说关于他有什么不好的回忆，我肯定是想不起来

了。当然，除非你把他抢走我父亲这件事算上。

另一方面，我的母亲以往生气时常常管他叫“那个金眼魔鬼”。但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她的内心不再那么痛苦，有关他的那些难听的话就开始说得少些了。“也许他们比我们幸运，”她说。“他们是自私，但也很幸运，因为他们有目标，甚至可以为了那些目标放弃自己所爱的人。”虽然我不太能完全理解那些目标是什么，但我知道与宗教有关，是某种信仰。根据我从父亲那儿听来的，从他给我的那些神秘的书里读到的，那些一个比一个精彩的故事、插画，几乎被我忘光了的祝祷……是的，必定全都与他的信仰有关。十来岁的时候，我曾尝试去理解我的父亲，他的脸庞从未在我的记忆中褪色，还有他的金色眼睛的沙阿。我想要一个原因，一个理由，来为那个曾经爱我如狂、却在某一天发现必须如此突然地离去的父亲辩护。可是没有。虽然我的母亲也许已经原谅了他，但对我来说，这个理由还不够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再也没有用过“金雅”这个他为我取的名字。尽管这个名字被写在了我的出生证明上，我还是尝试着去忘记它，正如我试着去忘记他一样。而我的母亲，则从一开始就不曾接受过“金雅”这个名字。哪怕是在与父亲一起时的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，仍旧对东方文化着迷的时候，她也从不叫我“金雅”，一次也没有。对她而言，我一直都是“凯伦”。但她也从不介意父亲那样叫我。只有一次，她为此警告了沙阿·尼西姆。

那是在父亲离开我们的两年之前。就像两人时常做的那样，父亲和沙阿·尼西姆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，几个小时都不出来。其间有一次，沙阿·尼西姆出现在门口。“金雅……”他喊道，“真主保佑，你能给我拿杯水吗？”

母亲和我正在起居室里。倒不是恼他要水，而是因为他与自己的丈夫

在房间里一锁就是几个小时，母亲终于爆发了，高声喊道：“她叫凯伦，不叫金雅！”

喊过之后，她自己站起身，拿了一壶满至几乎溢出的水到他们的房门口。但是沙阿·尼西姆一点不悦的神情也没有，只是从门缝里接过水壶，平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愿真主赐福予你。”

母亲暴怒，这个男人在她的屋檐底下，竟然不让她进她自己丈夫的房间。然而她，我的母亲，还是忍下了怒火，至少忍到我离家去上学。自那以后，我们家不再欢迎沙阿·尼西姆的到访。也许这就是父亲最终出走的原因。我从未与母亲谈及这件事，因为谈了也无用，也改变不了结果。事实就是，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，我的父亲离开了我们，跟这个别的男人走了。再也没有人叫过我“金雅”，即便在梦里。但是此刻，在我闭上眼睛的这么一小会儿……还是说有这么一种可能，我并没有在做梦？我的父亲和沙阿·尼西姆可能真的就在这趟飞机上？我十分清楚这个想法有多么荒谬，但还是忍不住调直了椅背四处张望。坐在隔壁的女人无法理解我的古怪行为，开始随我一起怀疑地打量四周的座位。当然了，他们两个谁我也没有看到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那女人再也按捺不住，开口问道。“我希望没什么不妥。”

我挤出一个笑容。

“我没事。只是在找空姐。”

我必须保持平静，坐直起来的时候我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。我刚才只是在做梦。从伦敦到伊斯坦布尔的旅程就不算短，然后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科尼亚。这就解释得过去了。尤其是考虑到动身前一晚我还睡眠不足。虽然有奈杰尔陪在身边，我还是焦灼难安。这就是一趟短差，至多也就几天，周末前我就会回到伦敦。我的思绪飘向我的母亲和奈杰尔。想到伦

敦，我的脸上不禁泛起一抹微笑，觉得心中的焦虑都悄悄溜走了。我知道在飞机降落之前我应该再眯一小会儿，只是我才闭上眼睛，就被耳中响起的一个声音吓了一跳。然而这一回不是有人叫我的名字，而是空姐在向大家宣布：

“亲爱的各位乘客，我们将要到达本次旅行的目的地。请您回到座位系好安全带，调直座椅，收起小桌板，并将您的所有手提行李妥善放置在前排座椅的下方，准备降落。”

“……裹上头巾的墓碑”

我看着外面到达大厅里等候接机的人们，试图找到一双正在搜寻着我的目光的眼睛，或手中举着写了我名字的纸牌的一张笑脸，不过似乎并没有人来接我。飞机上坐在我邻座的女人正在激动地与前来接她的两个女孩拥抱。连坐在我前面的小两口也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迎接。而我则只能一直傻站在一堆行李中间。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无助地在这里前顾后盼也没有用，于是我拉着箱子向出口走去。我正奋力从欢乐地忙于和亲人们团聚的人群中挤出去，就听见一个男声轻轻叫道：“格林伍德小姐……格林伍德小姐？”

我朝四周看了看，只见一个穿灰色西装的胖男人正在向我走来。他上气不接下气，额头上的汗珠闪闪发亮。为了准时赶到，他肯定是跑着来的。他局促地用蹩脚的英语问道：“抱歉，你是格林伍德小姐？”

男人的尴尬不安、紧张的举止以及蹩脚的口音着实让我恼火。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“我是凯伦·格林伍德。”

照说他应该松一口气的，却反倒一张脸变得通红，像个甜菜头。

“非常抱歉，我来晚了，”他用越发结巴的英语尝试解释。“其实有一个朋友会英语。本来是他来的，但是……”